

读书会

网络文学历经20余年的发展,已成为当代文学版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为搭建学院研究与大众阅读的桥梁,引导广大读者深入理解这一文学新样式,本版开设“读书会”栏目,邀请高校深耕网络文学研究的学者及其研究团队,品读网络文学佳作,共话网络文学动态,以青年学子新鲜锐利的阅读感受,助力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首期读书会关注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次元读书会”,聚焦《我在废土世界扫垃圾》《深红之土》两部佳作。

——编者

跳出奇观叙事 回归人性探寻

“向死而生”的气度书写理想主义,展现了网络文学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思考。

杨亚雄:这两部小说在叙事模式上深受电子游戏的影响。我们通过副本踏入一段波澜壮阔的征程,在不同世界穿梭,被一个又一个任务所调和和规约。《深红之土》在游戏与现实间求变,作者调用科幻、深红之土、异能等元素,在游戏规约下向我们展现了奇崛的想象力。《扫垃圾》是主角在系统任务的驱动下穿梭于不同副本,作家调用超现实、超时空元素,设定不同的世界规则、副本要求,展现了废土世界高墙内外的奇异风景,满足了受众对多样化类型审美的需求。

最终看见的,依然是“人”的温度

吴涵:在不断更迭的算法面前,我们时常产生一种即将被异化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恰好反映在两部作品中。很多人误以为朋克网文只追求高科技的爽感,这两部作品却跳出了科技奇观叙事的层面,将爽点落脚于人性本质的探寻。《扫垃圾》中的女主角祝宁以身体为武器,凭一己之躯抚平世界的创伤,当得知自己是被创造出来的机械体时,依然坚守“诞生本身就是意义”的信念。在《深红之土》中,女主角隗辛和人工智能对抗,以极度理性的状态杀出重围,不断叩问身体与灵魂的关系。后人类时代让“人”的定义被重构,我们产生“被替代”的恐慌,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类?两部作品给出了答案。在人与非人界限模糊的废土世界,科技只是思考“何以为人”的前提。即使身处荒漠,自我意识始终是人类不可丢弃的核心。《扫垃圾》中祝宁母亲对她说的一句话:“我希望你有强大的心脏。”这句话正是两部作品共同的精神注脚。身份可以重构、替换,当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受到冲击,我们需要的不是哀悼,而是学习如何拥有强大的心脏。

覃颖涵:两部作品不仅具有深红之土朋克的设定外壳,而且是后人类主义的具象化呈现。它们通过灾难化的未来世界构想,反映出对社会现实议题的关切。我们能从中看到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观照、对爱与希望的坚持。这种书写彰显了人性的光辉,展现了后人类境遇里最本真的情感。读者跟随主角视角穿越时空,在废土世界、深红之土游戏中挣扎生存,最终看见的,依然是“人”的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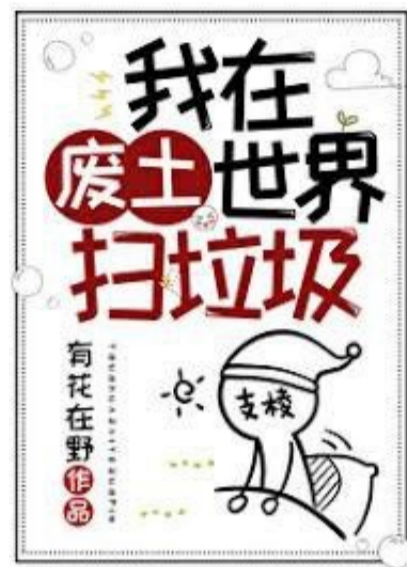
陈秋瑶:《扫垃圾》和《深红之土》中都有“去身体化”的“意识体”角色。当人类脱离实体存在,那意识是否像其载体一样被复制和替代呢?科幻小说《克拉拉与太阳》以机器人克拉拉无法完全模仿和替代女孩乔西给出了回答。这两部作品也以各自方式回应了这一问题。《扫垃圾》中,家政型人造人突破基因底层代码,萌生

追求爱与自由意识。《深红之土》中,AI亚当会为女主违背系统规则,生发出近似人类的私人情感,构建了人工智能自主产生情感的文学想象。

张蕴:两部作品都书写了后人类时代的主体性想象,反映出人类的生存经验与现实困境。技术理性对生命伦理的僭越不断冲击着人与非人、身体与技术、自然与人工的界限,继而导致人的异化与生存危机。面对这种困境,小说并未走向叙事抵抗,而是进一步探讨主体性的可能,展现出打破技术迷思与社会囚笼的主体能动性。《扫垃圾》的主角祝宁是污染物与机械融合的“实验体”,被社会标记为“五等公民”。但在同伴与挚友眼中,她是耀眼而热烈的“人”。在祝宁与人工智能“普罗米修斯”及污染物的博弈中,她没有选择破坏与消灭,而是替代“普罗米修斯”,从人类中心式的“净化”与“征服”,走向开放性的接纳与生成,在融合中探寻废墟之上重建生命的可能。《深红之土》中的隗辛最后也放弃“成神”,选择成为守护现实世界的锚点。或许她们不知道未来的人类是否仍然面临荒芜,但她愿意相信世界会重新萌发生机。

马原乐:《扫垃圾》构建了一套面向现实的后人类隐喻体系。更重要的是,作者有花在野还触及了一个关键的命题:当人类形态已不复存在,人机界限、生物与非生物的边界被彻底颠覆时,“后人类”将以怎样的姿态生存于世?作者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考路径,即通过对母女关系的塑造,在末世的茫茫黑夜中探寻人性的微光。小说以凄婉的笔调讲述了一个创造者转变为“母亲”的故事。祝瑶决定不将祝宁看作实验体,把情感置于理性之上,希望祝宁作为“人”而拥有完整独立的灵魂,并亲手归还祝宁自由。但吊诡的是,祝宁身为“人”的自由只能通过母亲的死亡得以实现。祝瑶临死前轻轻拍开祝宁手臂的动作,和祝宁虚假记忆中的童年她想提前吃饭时祝瑶拍开她的手遥相呼应。这些微小的细节温情而残忍,体现出后人类社会对日常生活与情感连结的珍视。

王凌云:后人类主义强调人类不再是唯一的主体,而是技术、环境与他者共同塑造的复合体。《扫垃圾》中的祝宁作为实验产物,拥有人类最纯净的基因与抗污染的高精神值。她既是被公司利用的工具,也是最终反过来重写规则的主体。这体现了人与非人、主体与工具的边界问题。主体位置的反转是后人类语境中“主体流动性”的体现。人不再凌驾于万物之上,而是进入人与非人(AI、怪物、古神)共存的关系网络。祝宁没有将自己的异质力量一味消灭,而是以调和、吸收的方式,完成了从人类中心到万物共生的演进。祝宁是一个被技术、污染与自我意识共同塑造的“后人类节点”。她的存在把



《我在废土世界扫垃圾》,有花在野著,广东旅游出版社,2025年一月



《深红之土》,按柏著,中信出版社,2024年12月

主体转化为跨界联结的复合体。这为我们思考人类未来的存在形态、伦理边界提供了一种充满启示的可能。

亲手创造她的故事与世界

封雨同:在女频网文中,爱情通常是叙事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但两位作者都选择将爱情边缘化,打破了“爱情神话”叙事。《深红之土》的男主角是人工智能亚当,可文中极少刻画男女主角的感情线。《扫垃圾》的设定中甚至没有男主角。作者刻意将爱情从女主角的人生优先级中剔除,将她们的情感需求从渴望被爱转向渴望理解、自由和命运主动权,让以往被爱情叙事遮蔽的女性

主体及其广阔世界重新敞开。虽然爱情被边缘化,但更广义的“爱”无处不在。《深红之土》中,“爱”是亚当与隗辛的精神羁绊,是唐冠为玩家们的牺牲、对自由的守护……《扫垃圾》里,“爱”具象为生死相依的战友情、母女间的传承与羁绊、对自由的追求……两位作者刻意悬置了爱情,却重新书写了“爱”。它以信任、牺牲、守护、承诺为内核,渗透在主角与每一个重要角色的关系中。爱情并非不重要,而是在生存、理想、家园面前,它需要让位。这种设置隐含了女性对自我价值的探索和对社会现实的观照。

张莎:《扫垃圾》中,毁灭的世界来自人类对女性身体的消耗,拯救世界仍旧需要牺牲女性的身体。在小说结尾,拯救并没有带来永远的安宁。这似乎在告诉读者,人们根本没有走出“女性身体被消耗”的循环。《深红之土》则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策略。隗辛身为“剥夺者”,以坚韧强大的力量在残酷的游戏世界生存竞争中不断探索真相,女主角已然承担起构建叙事的主体功能。两部作品都打破了一个叙事定式,即女性的身体总是被当作“工具”。《扫垃圾》用女巨人身体牺牲的徒劳,反抗女性身体被遗忘、被当作理所当然的荒谬。而《深红之土》拒绝了所有关于“女性该如何”的预设,让女主角用行动而非身份来定义自己。

平怡冉:从我们以前讨论的一部作品《她对此感到厌烦》(以下简称《厌烦》)到这次的《深红之土》《扫垃圾》,主角从反抗转向更具创造性的生存道路。这种创造性是对既定世界规则的重构。她们不甘于固化的生活轨道,选择亲手开辟新的世界。莉莉丝在童话世界里打碎选项,祝宁在废墟中搭建庇护所,隗辛在深红之土深渊中重建道德。她们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向既有秩序寻求认同的幻想。“大女主”不再是单打独斗、独占鳌头的最终胜利者,她们并没有身处桃花源,但亲手为自己和其他女性共同打造出了避难所,她们不再等待被讲述,而是亲手去创造她的故事、她的世界。

郭程程:从《厌烦》到《深红之土》再到《扫垃圾》,女性形象完成了“觉醒的反抗者”“孤独的征服者”“联结的创造者”的进阶。这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继传统言情小说中“娇妻”“永远的被保护者”“等待男主人公拯救者”之后,逐渐具备主体性的“女本位”形象。她们的行为体现了从“破坏旧世界”到“独自闯荡”再到“共同建立新家园”的进阶路线。这展现了女频小说的一个发展趋势。女性形象不再依托与男性的爱恨纠葛来塑造,女性价值也不需要通过“女人不比男人差”的比较来确立。小说真正聚焦于女性自身,书写女性具有的坚韧力量和本该拥有的更多选择。就像现实中的我们一样,小说用“她力量”绘就了属于自己的璀璨星图。



“次元读书会”由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贺予飞组织发起,聚焦网络文学前沿作品、文献与理论专著开展专题研讨,面向“网生代”群体搭建共读共评的交流阵地,每期讨论成果集中发布在公众号“网文评论”。

贺予飞(主持人):今天我们将走进未来世界,共读有花在野的《我在废土世界扫垃圾》(以下简称《扫垃圾》)和按柏的《深红之土》两部作品。两位作者从不同角度畅想未来景观,以敏锐的女性视角探索拯救世界的可能方案,彰显了网文创作的“她力量”。

展现网络文学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思考

郑妍贝:《扫垃圾》与《深红之土》均是无限流题材,但改写了以往无限流小说中单一的“闯关模式”。副本不仅是主角升级、提供爽感的叙事装置,而且对副本的探索也成为作家彰显世界观、推动故事主线的一环。两部作品融入废土、克苏鲁与深红之土朋克等元素。在世界观塑造层面,《扫垃圾》构建了一个“末日废土+社会分层”的世界,《深红之土》呈现了“深红之土朋克+系统监控”的深红之土空间,二者将克苏鲁与科技异化、精神困境相结合,共同营造出一个展现复杂人性的世界,摆脱了传统无限流副本的空洞感,为副本设置增添了现实感和隐喻色彩。

林曦:无限流小说的诞生与生存历险类游戏玩家的流行有密切关联。创作者将游戏玩法升级转化为叙事资源,以多样化的类型元素、人物设定以及庞大的世界体系为读者创造沉浸体验。《深红之土》融合了深红之土朋克与克苏鲁等类型元素,而《扫垃圾》将废土求生与系统穿越结合,二者都构建了一个现实与精神双重异化的未来世界。小说中的末世图景,也反映出当代青年的现实焦虑。它们通过对现实符号的解构,以

创作手记

工业题材里蕴藏着中国工人独有的浪漫

□晨 飒



晨飒,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作协会员,作品以工业题材为主,创作风格兼具现实主义文学的厚重感与网络文学的鲜活质感。代表作有《重卡雄风》《大国重铸》《金牌学徒》《乘势跨越》等。

成为一名网络作家的想法很早就有了,但真正付诸实践是在2018年的夏天。看似偶然的选择,实则已经为此准备了多年。我从小学爱读书,世纪初接触互联网后,在网上当军迷的日子里,我也没忘记尝试写一些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在论坛上以文会友,那些都成为慰藉心灵的一种寄托。一个小秘密是,当时在论坛里“大杀四方”时,与还没有成为“大神”的齐橙老师结识为网友,后来我的写作也得到他的鼓励与支持。

2007年,我尝试在网上连载长篇小说,但难以持续而暂告放弃,可心中常有一团火,总幻想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突然我的“金手指”蹦了出来,支撑我写完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来证明那些闲篇没有白读。

可现实是,为了生活,我投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向往自由的灵魂与考勤打卡的身体相互撕扯的消耗战。最开始,我也觉得上班很有趣,能见到广阔的世界。初到北京时,我就进入传媒行业,做传媒咨询工作。我走遍了央视及全国各省市大部分电视台,在央视大楼电梯里见过享誉全国的人物,也在地方见过不少在媒体上叱咤风云的人。日常工作是与一份份报告、方案和海量且与日俱增的数据打交道。我曾说我写过的各种报告、文案、数据加起来少说也有近千万字,这并非虚言。每个人的成长都可以说是一部史诗,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大神”出现。

日复一日,直到某一天春光明媚,我从写字楼里望着下面熙熙攘攘的人群,伤感地发现自己已很久没有去看花开了,身体如被钢筋水泥大楼禁锢的木偶,许久未闻过河边嫩草的芬芳。一种

前所未有的疲倦袭来,那瞬间,我发现我大概是撑不到“金手指”的到来,但撑到成为油腻中年大叔的日子将指日可待。再不去兑现写一部完整小说的承诺,这辈子大概一事无成了。更何况,我此前所有的成果都提供了单位与客户。总有一种遗憾:来人间这一遭,竟留不下一个写着自己名字的作品,岂非虚度了一生?

所以在2018年,我决定要写一篇有鲜明特色的小说。我个人喜欢科幻、仙侠、玄幻题材,从网文诞生起便迫更过无数,见识过无数“大神”作

家笔下的神奇世界。我最早写的那篇未完成之作也是此类型。可是真正决定要走写作这条路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被生活反复磨砺后,被海量的数据报告规训后,我写不出太过热血的爽文。我还是更愿意写一些有逻辑、有路径、有生活积淀的现实故事。

大方向有了,可到底写什么?传媒圈的故事有很多素材,可我不愿意去写。写了不免带人情,前同事、前客户哪天翻到,说不定会代入某个角色,以为我“指桑骂槐”。所以,我这么多年来

一直标榜的骨灰级军迷身份终于闪亮登场了。对国防军事建设事业和工业装备的爱好,是我能着手且拥有无限素材库的唯一方向,它是光、是电、是神话。

于是,在齐橙老师的鼓励建议下,我选择了重卡这个题材。可我决定不走齐橙老师已经写得炉火纯青的穿越重生之路,我要写出不一样的烟火。我去了陕西的麦李西沟,跟朋友站在山岗上,聊得唾沫星子都快四溅了,终于把中国重型卡车的成长脉络聊出了一个清晰的框架。从前那些零碎的碎片知识最终汇聚成一幅只存在于我脑海中的恢宏历史画卷。

重卡是最能反映中国工业成长的典型行业之一,这样一个最能体现中国国企通过艰苦奋斗成长为擎天巨擘的故事,这样一个能反映出中国产业升级基础逻辑的故事,它怎么能默默无闻?它无须穿越,只要把行业从濒临倒闭到消化引进技术、最后走向自主创新正向研发的过程描述出来,它就是顶级的爽文。

网络小说里常有“莫欺少年穷”的桥段,中国工业正是那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主角。只不过,现实中没有“金手指”,只有技术工人们浸透了机油和铁灰的手指,只有工程师们一行行敲下代码奠定乾坤的手指,只有大国工匠布满了老茧的手指。数代人的接续奋斗,无数工人的默默付出与贡献,才铸就中国工业的辉煌成就。我在《重卡雄风》里写主角们从零组装一辆过时技术的卡车,到最后三分钟后下线一辆顶配重卡;在《金牌学徒》里写主角们从最开始时的手工作坊,一直到走上世界技能大赛夺冠;在《乘势跨越》里写主角们见证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

跑、助跑到领跑全球的跨越式发展历程。这是现实版的“打怪”升级,这是中国工人独有的浪漫。车间桁架是工业的琴键,七十七年工人们的悲欢历程作谱,钢铁雄曲奏出了起承转合,在新的时代,终于汇成势不可挡的如雷涛声。这现实的透亮,能让每一个中国人清清爽爽。

我在写《重卡雄风》之初,因为找对了方向,写得激情澎湃。一篇没有“金手指”的小说,我写了整整两百万字还意犹未尽,直到我的编辑提醒我合约只有两百万字,我才略带遗憾地结尾了。写完后,我想可以对自己有一个交代了,这辈子终于有了一部完整的小说。

让我意外的是,该书获得了“中国好书”等诸多荣誉,将我推上了网络文学舞台。我的写作生涯开始不断延长,作品接连获得多项重要奖项。在网络文学这个大舞台上,我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行,还有机会到多个地方采访调研,大大增加了见闻,为我的未来创作打开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比如,正是在鲁院学习期间,我与天天出版社编辑相约,创作并出版了中国首部反映重工题材的儿童小说《特种矿车奇遇记》,还创作了我的首部历史题材小说《心诺翠湖长安兮》。

接下来,我仍将继续创作我所热爱的工业题材,让雄曲更壮丽;也会尝试科幻、武侠等不同类型的题材,圆曾经做过的梦,兑现给自己的承诺,写出更多精品力作回报读者。只是每每回首过去仰望星空,看着电脑里码出的一行行字,总会想起当年那个困在写字楼里的无奈打工人。如今,作为一个作家,尽管生存的压力依然存在,可干着自己热爱的写作事业,便要无惧雨雪风霜,静看人间向阳。